

■刘从进

问道大别山

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中国南北重要分界线，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先天就具有不凡的气度，自古有“得大别山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历史推开20世纪的大门，时代风云变幻。共产党人开始肩扛天宇，在此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苏区之外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从1921年直至新中国成立，“28年红旗不倒”。

暮春时节，有幸来到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学习，踏上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几天时间里，除了课堂上的理论学习，我们还通过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走访了早期的革命旧址，了解了当年根据地严密的政权组织，特别是早期红军队伍的组建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参观了美丽乡村的典型大湾村和面铺乡的六安茶谷主题公园。

大山层层叠叠，山路弯弯绵绵。我们在一个山弯里穿行，青喝喝的大山里写满了革命的故事，黄拉拉的土地上布满了农人的劳作。

我们参观了立夏节起义旧址、汤家汇苏维埃政权旧址、红军广场和红二十五军旧址等。一座座老屋像涂满了思念的故人，向我们讲述着那段渐渐远去的历史。从一首革命歌曲大致就可以勾勒出大别山老区当年的样貌。

第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当时一所列宁小学的老师为庆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所作。时值八月，正是桂花盛开的时节，他有感而发。歌曲创作后，由于曲调优美、歌词生动，立即传遍乡里，并在全国多个省份传唱。直到多年以后，一个103岁的老红军仍能信口唱出来。可见当时的苏维埃新生政权广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第二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旋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禁令改编成歌曲。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很快就传唱开来，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脆的歌声荡漾开去。第三首《再见了，大别山》。20世纪70年代末，在徐向前元帅的要求下，词作家王和泉与作曲家雷远生经过两年采风，于1982年完成创作。歌曲以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及1948年主力撤离为历史背景，歌词中“清风牵衣袖，一步一回头”等句，生动刻画了军队与老区百姓的深厚情谊，展现了当年军民共同克服围剿、缺粮等困难的真实历程。歌曲融入大别山金寨等地民间音乐和东路梆子唱腔，作为《大别山抒怀》的压轴之作，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风靡全国，被选为《将军的摇篮》主题曲。

历史的烽烟远去，今天，我们在大山里看到了一片片和美丽乡村的迷人景象。山脚下，山弯里不时现出几排房子几户人家，掩映在树林下。一个院子一个家，门口铺着水泥地，有的泊着一辆小车，安安静静地横卧着，野樱、玉兰花和泡桐花随意地开在路边、

院子前。农家小院，从容、安详，那么静那么静，连阳光“踩踩踩”走过屋顶的声音都能听到。这是典型的大别山农家，不停地在我的心里涌出感动来，如此乡居的日子多好啊，这或许就是无数人心中寻找的原乡。这里还有最致命的诱惑——金寨吊锅宴。晚来天欲雪，炉塘里支起吊锅，桫柴在火里噼啪作响，黑铁吊锅中翻滚着山珍野味；再端起土酿的小吊酒，文火煮生活，这样的日子我们又将如何老去？

金寨县的面铺乡，是六安瓜片的标准生产基地，如今把茶园建成了公园。春天里一场贴地的风把茶园扯起来，绿色的波浪翻滚着又延展开，都要繁殖到天上去了。阳光在一片绿色上游荡，蹑手蹑脚，像狐狸。采茶女们巧手翻飞，采着尖尖的嫩芽，宛如轻盈的舞娘。茶谷的吊桥上，老年大学的学生支起画架，展开画板在写生。我问画什么呢？他说：“看下面的水库，青山倒映在水里。”哇，这就是4A级水利风景区响洪甸水库，瞬间日色映溪连山，风景如画一般美好。这样的人世，同坐在春天的茶园里，即便无缘无故，亦是可亲可爱的。这是一片大别山的保留地，他们在自己的保留地上种出了不一样的茶叶——六安瓜片。他们采的是倒二叶，因叶片形似瓜子而称为瓜片，“去芽去梗”的工艺特点似其独具特色，香飘天下。早在宋时，陆游就写下了《六安瓜片赋》：“六安之瓜，一茎十叶……有芬香气，气飘八方，方人咨嗟，名人追逐。”

对于发展经济，金寨人似乎也有自己的想法，物质改善生活，精神提升生命。在大别山人的哲学里，生命的坚守要高于生活的改善。是的，他们并不急，坚信守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日子一定会好起来，要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第二层含义是“金山银山换不来绿水青山”。守住绿水青山，守住内心的道，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看，一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最后那天上午，我们参观了红二十五军旧址。红二十五军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参观结束时，教员讲了一段话：“要相信，要去相信这段历史，如果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相信，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会相信，我们的孩子不相信，我们的后人就更不会相信。”她只用一个朴素的词“相信”，没有用“信仰”这样的大词。一个中年女子站在旁边十分动容地听着，一等教员讲完，她立即大力鼓掌，泪水夺眶而出。是的，历史并不虚无，它真切地站在我们的身边，更需要代代传承。

大别山是一座大不同的山，不低头不怕苦不张扬，坚韧、深沉，有人情味，转念一想，这不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座吗？！当山风掠过十万烈士纪念碑，我听见历史的回声与未来的召唤正在群山间交响，谱写着新时代的“大别山赞歌”。



■韩浩月

老房子

营造一个较为舒适的小环境，这已经紧紧跟随身上，成为一个习惯。夏夜会在房顶铺一张席子，带上收音机和蒲扇躺在席子上仰望星空，后来为了满足拥有一间阁楼的愿望，又在屋顶加盖了一层有坡度的阁楼，没事藏在那里读书。

刚住进房子的那年，为了解决用水问题，请人过来在院子里打井，谁知钻头刚下地没多深，就再也打不下去。工人认为遇到了岩石，换了几个地方仍然打不下去，于是他们开始深挖打算看个究竟，结果几天挖下去，发现院子下面有座古墓，挖不动的那几块地方，是石棺。这事惊动了县文物局，立即有人过来在院里拉起了禁止人内的警戒线，十几个文保单位的人

5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山中漫游归来，路过王姓老人家。他热情地挽留我吃饭，说有些日子未见了，要好好聊聊天。

我推辞不了，于是客随主便。我们把四方桌抬到门前平舐上。几样小菜摆上桌，就在暮色中开吃。席间喝了几盅小酒，王老即兴谈了一些山冲往事，有的与本地的古老山林有关。

例如一个农夫，夜间从山上下来，遇到一群狼，他万般无奈中躲到了树上，直到第二天狼走了才敢下树。这时发现，一夜紧张，脚底下的树皮给蹭掉一大块。

这是民国年间的事了。现在还有狼吗？王老叹道，多少年都没见着了。

又说起早先天上的星星，密如洒席上撒开开的芝麻粒，数也数不清。如果又是夏天的夜晚，无数的萤火虫在山前飞。这星星加上萤火虫，一时天边际和山林间火星子进溅，哪分得清星星还是萤火虫？

我说，还是几时在乡村见过萤火虫。那时的夜晚真是难忘啊！

此刻，鼻腔里吸入一股幽幽香气，园子里的君子兰正在开放。天上星星出来了。不久，一钩弯月也从树梢后升起。虽然坐在露天，但几乎没有蚊虫叮咬。

酒饭后我继续归程。这是黄昏和初夜交替的时刻，远天还有一丝微微的霞光。由于暮霭弥漫和夜幕遮挡，山林溪谷显得模糊，倒是远近鸟虫叫声一派喧嚷。

一个扛毛竹的男人从山上下来，在路边休息，冲我打招呼。看不清他的脸，我说：大晚上的，你辛苦！他露出白牙一乐，挥挥手又走了，竹梢拖擦在地上沙沙响。不经意看去，似乎擦出了几点火星，一闪一跳的，但仔细看却又没了。

扛毛竹男人的身影很快不见，但还能听到远去的脚步声。四边更黑了，夜的大手几乎把自然物体的形状全部抹

去。植物在夜晚散发出发浓重的草木香气。

一道溪水拦在面前，我从溪上石墩涉过。再往前走，见有几块黑石头卧在路旁，看上去就像野猪在拱动。这让我突然产生哪里要窜出一头野猪的恐惧。露水很浓，草叶是黯银色。听得见溪水淙淙流淌，以及夜鸟的啼声。我下到溪水中洗把脸，脚下全是去秋的树叶和枯草。

当我上到溪谷高处，猛可发现有无数亮点在幽黯的山林间闪烁。一开始我以为酒后眼花，但定神看确实有很多摇曳的亮点。这些亮点从另一片林中忽悠而来，瞬间消失在林子更深处。瞬息之后，又出现在森林的上空，似乎给树的边际线点缀上无数小星星。

我给吸引住了。这就是刚才王老讲到的萤火虫吗？

夜的森林黑黢黢的，像一座山岩蹲伏在溪谷上方。森林顶部和夜空交界处，有一道勉强可以辨识的剪影。溪流的丝丝微光时或可辨。除此之外，就是萤火虫的世界了。它们犹如夜的矿山上闪动不定的小磷石，很神异。这让我发呆，甚至忘记了对野猪的害怕，一瞬间似乎回到了童年的乡村夜晚。

夜更深了，溪谷上方的森林中，飞来更多萤火虫，像万千只小灯笼，漂浮在山野间。无数细小的光亮，幽灵一样轻盈，抖动无声无息的翅膀，悠悠来去，牵动着光的流星。一道又一道，天地山野变幻成流动的波线。

几群萤火虫一忽儿向我飞来，一忽儿又消逝在森林后面。有一瞬间，我被萤火虫的荧荧光点包裹了，它们在我神智间旋舞，似乎正在和我融为一体。

我飞起来了……这是仙境瑶楼，还是时光倒流？这虚幻飘渺、如梦如歌的一幕，让我幸福而又感动。我在这个萤火虫的深夜呆住了。不知身在何方，不知我还是我。

■翁德汉

硬硬的玉米

小区外本有一水泥浇注的停车场，因不符合使用要求，有关部门将水泥挖出，覆盖上淤泥，重新成为农田。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恢复回停车场状态了，小区住户都去圈了一点地，种了瓜果蔬菜。

淤泥遇水就黏，鞋上难以剔除；淤泥缺水则硬，松土难度加倍。花菜收成后，因无合适的种子可种而空着，上面长满了杂草。有一个双休日，门卫大叔指着边角地带一堆玉米苗，说隔壁邻居育太多了，建议我移栽一些。

我没想过要种植玉米。不是玉米不好吃，相反，我拿它当早餐食用。玉米在种植户手里，一株能长好几个苞谷，我们种的想收获一个饱满的，必须把其他玉米棒消灭掉。若把这些玉米棒留着也行，长出来的玉米好像掉牙似的，惨不忍睹，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况且，我要将草除掉，还要松土。我最怕松土了，去年这块才几平方米的地，戴上手套挖了三个早上，才完全松好。

门卫大叔看我就犹豫了，说玉米根系有力量，不用完全松土，只需要除草、挖干。听他这么一说，我马上来了精神，说干就干，取来板锄和条锄。用板锄把土壤表面削苹果皮那样削一下，草就被当作皮削走了。然后用条锄在地中间挖一条大坑，将草们埋进去。

草的问题解决了，条锄继续使力，挖了几个水桶，扔进容易生根的颗粒和磷肥。拿来水桶去小溪舀水，把玉米苗下的泥土弄湿，将其连泥一起挖过来移栽到准备好的坑里，封上土就大功告成了。

锄头上的泥去小溪里洗掉，手上的泥先在小溪里初步清洗，回家再用板刷刷，尤其是指甲缝里，要洗刷刷再洗刷刷。

梅雨季，雨在温瑞平原上肆虐，我几乎忘记了玉米们的存在。某天门卫大叔提醒我要给玉米施肥了，我过去一看，它们都移栽成活，只是叶子有些黄。门卫大叔说再不施肥，玉米很难出果。

好，立刻动手，换上雨鞋在玉米植株之间，或者其根部挖个小坑，小铲子铲进肥料后封起来，一二十分钟就解决问题。既然来干活了，顺便把暂时不茂盛的草也拔了，我问在边上看熱鬧的门卫大叔：“这玉米是糯

米的，还是水果的啊？”

门卫大叔一愣，说他自己也移栽了一些，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我哈哈大笑，说不管什么玉米，能吃就行。

雨下着下着，就不下了，它觉得自己下那么长时间很辛苦，需要休息。这可苦了农民，连续下会淹烂农作物，都不会晒着它们。那天我去地里看看，发现玉米已经结出苞谷，有两个，也有三个。我惊讶于它们成长的速度，门卫大叔说移栽过来前就很大了，隔壁邻居育苗早。我回家拿来剪刀，把小的苞谷剪下来，只留最大的，资源集中在一处。玉米棒慢慢长大，等植株顶上的穗也黄了，把它也剪掉，这叫去穗，将营养和水分逼到苞谷上。

我该做的都做完，接下来就看玉米长什么样，味道如何了。

有一天邻居碰到我，问玉米收摘了没。我据实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他吃了一次了，非常硬，不好吃，表示很惭愧。我觉得很奇怪，玉米很硬也是玉米，难道会变成石头？但吃的兴致一下子降了，弃置不管。

隔天，门卫大叔说玉米该吃了。我回答说：“邻居说很硬，不好吃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牙口好的人爱吃硬的，牙口不好的人爱吃软的，看你喜不喜欢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先掰了一根，打算把自己当作试验者，先试吃一下。

我喜欢把玉米煮熟来吃。把外面的玉米皮剥开一看，原来这玉米既不是糯米的，也不是水果的，而是那种传统的深黄色玉米。

煮熟，稍凉，手伸过去一接触，的确比一般玉米要硬很多。拿起来咬过去，玉米粒迸嘴，上下牙齿作用之下，也就碎了，一股异样感涌上心头。哦，这是小时候的味道。慢慢咬，慢慢吃，我一直在咀嚼40年前的阳光和水分。

蒸好的玉米带到单位，我写稿思考的空隙，从玉米棒上扯下一颗玉米粒丢嘴里。扯一颗，吃一粒，双手有空横着扯，没空竖着扯，不知不觉中一根吃完了。

我这半生，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过了的。

这大概是我初初确立的人生观：心有所寄，就算独处，也不会孤独——人只有懂得孤独独处，才能走向开阔。这种渐进式的领悟，真正是音乐为我确立的。以至于后来成年学琴，尝试用自己的双手弹这首《月光》，可以说，是对年少情怀一次深情的呼应。

多么美的慢乐章啊！四小节缓慢的引子，萧萧之态打平静而幽的音乐织体。右手的旋律渐渐寥落，音符一粒一粒地掉出来，冰冰凉凉的堆积、纠结、滚动。伴奏的三连音，婉转修美，将旋律的独白映衬得纤毫毕露。作曲家一直在倾诉，倾诉着“我本将心向明月”的故事，它是他的“百年孤独”吧。那种充满难题的生命体悟，用音乐给出答案，然后，照亮他人。

当然，年少的我并不知道这部作品是贝多芬献给他的恋人的。事实上，他既没有得到爱情，连音乐家最珍贵的听觉也在慢慢失去。双重打击之下，人还怎么活？在第一乐章带来的情绪预设，而后两个乐章是满满的不妥协，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就是贝多芬，永不言败的贝多芬。虽然《月光》这名，来自一个德国诗人的附会，但我觉得真好。漆黑的夜，月亮自黑黢黢的山那边升起，又大又亮地悬在空中，把人从黑暗中引渡到温暖的家以及想要去的地方，如此日常，又如此神性。它是千家万户共同拥有的一盏灯。

■王征宇

有月光我们就不慌

14岁那年暑假，我除了完成作业，还要分担诸如晒谷、采茉莉花等家事。为贴补家用，我家一度种了满院的茉莉，天蒙蒙亮，将珍珠白圆润的花骨朵摘下，然后由妈妈用自行车载着送去精制茶厂，用于窰茉莉花茶。那个夏天，爸爸总出差，妈妈独自承受着家事与农活的重担，黑瘦的脸上难得有舒展的笑，和我出入人对的村同好友燕子，也被她姑姑接去了南京，暑假生活既辛劳又乏味，小小的我感觉特别无助。好在去广州出差的爸爸终于回来了，带回1台“三洋”牌双卡收录机和5盒古典乐磁带，让我幸会古典乐，也让我第一次自我建塑起可抵抗贫瘠生活的精神世界。

这5盒古典乐集萃，有《胡桃夹子》选段、舒伯特的《小夜曲》、德沃夏克的《幽默曲》、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等。就这样我第一次神会了《月光》，钢琴声居然能幻化成一种静谧澄澈的气息，辽阔得没有边际，那种震撼，是醍醐灌顶的。恍惚自己从凡俗里悄悄侧身，被带着露水和青草气的月光一把抱进怀里，温柔地浸染、抚慰、托举。如同小时候身体不舒服，被妈妈抱在怀里。卑微的小生命，这么被疼爱。澎湃而柔软的心跳告诉我，没朋友没玩伴都没什么，音乐会默默地陪伴你。无论日子多么单调，懂得丰富自己的兴趣，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

5月的乡间，麦子成熟的季节即将来临。

风吹过麦田，所有的麦穗都在轻盈起舞。麦芒上，千万朵金色的光汇集起来，成为一片宏大的海。高低起伏绵延，不绝的麦浪，所有的节奏、幅度，没有一刻相同，时而舒缓，时而汹涌，完全随着风的性情，却一直是那么美。

一块麦田与另一块麦田之间，有窄小的阡陌相连，开繁花的通泉草落在上面，开黄花的蒲公英也落在上面。清婉的半边莲，开起来的时候，花朵永远像飞翔中的仙女。还有许许多多的车前草、牛筋草、马兰头、地梅、旱墨莲，成千上万棵野花野草生长在一起，挤挤挨挨，热热烈烈，成了这片麦田的底色。

当一棵麦子还是小小的一株绿芽的时候，就和田埂上所有别的植物一起，在轻风里摇曳，在阳光下舒展，在细雨中沐浴。经受了数不清的白天和夜晚，麦粒才渐渐脱去青涩，变得金黄、耀眼。此刻，野花野草们也都成熟了，它们绿得晶莹，也开出斑斓的花朵。

沿着阡陌慢慢走，可以一直走到麦田边的清溪。

4年前我初次来到这里，曾在水上找到一只船。那是一只小小的木船，被丰茂的水草簇拥着，仿佛早已

被人遗忘——河上有了小桥，道路四通八达，有谁还会需要借助它到对岸去、到别的村庄去呢？属于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不过，它上去倒是干干净净，没有丝毫被丢弃的灰暗、沮丧，微微褪色的船板上，靠右放着一支宽厚的木桨。一些野草野花被我采来，编成一束摆在船头——南来北往的风、河中的水汽及天上的雨水都能滋养它们，使它们长久些，在这里成为一道小小的风景。这不属于我的小船，也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它是这片水草的，是这条河流的……

如今，当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沿着溪流走了好久，却始终没有找到小船的踪影。它究竟漂荡去了哪里呢？虽然我并不知道，但这也并没有什么好让我觉得难过的，当初的偶遇，早已使它像一幅画，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麦子就要成熟了，它们饱满而谦逊，呈现出最美的样子——每一根麦芒都在发光，饱含火辣的情懷，足以将一颗冷清的心重新焐得滚烫。

如果不是那场麦田里的音乐节，性情散淡的我，会来这里吗？恐怕不能。我怕怕际遇，常常不太愿意出行，然而在这里，无论当日，还是此时，我却能心怀感谢，坦然接受，我的步子是松散的，不知不觉走出去很远。

在离麦田很远的地方，散落着几十户民居，并非豪宅大院，而是低矮的两层楼，灰扑扑的，却让人生出平易、亲切之感。在这里，我找到另外一些珍宝，那是青柿、青橘，无花果，与往年的初夏一样，它们已在枝头结出浑圆的小果，一只一只，带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麦田很大，虽然没有一望无际，但几十亩连在一起，也足以令人惊艳。我只在幼年时见过这样大片的庄稼——我们乡下原来的居所，周围也曾是一望无际的田地，夏日的午后，人在屋里歇着，田里的蛙声、树上的蝉声、蟋蟀的奏鸣曲，会一一传进梦里，让原本沉闷的梦境变得生动；有时我们在田野间东游西逛，天空中浓云卷起，紫色的闪电“刺啦啦”地降落在不远处青青稻田里，我们几个小孩子，看着，惊叹，却毫无惧色——愚昧无知让我们从不知道害怕。再后来，那些青翠的甘蔗地、玉米地、番薯地、土豆地、南瓜地、西瓜地、稻田……一块接着一块消失了，被挤占了。挤占它们的，是崭新的居民楼、厂房、商场及一条又一条宽阔的公路。就算是在名义上的“村子”里长大，孩子们也早已不知何为“田野”，更不能体会农忙时节的喜悦或冬闲时节的舒心。他们不会再去留意，随

着四季变幻，田里的庄稼会从荣到枯，从枯里又萌生新的幼芽。

在麦田里徜徉了半日，我忍不住剥了几颗麦粒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细细体味那幽微的甜和香。

河对岸一堵明蓝底色的墙上，一对洁白的天使之翅还在，那是一对完全打开的翅膀，许多人站在墙下留影，借了它，把自己变成天使，有小孩天使，老人天使，女人天使，男人天使，一张张笑脸，镀了一层柔软的光……

记得那个夜色渐深的晚上，我们在麦田里坐下来，幕天席地，听搭建在麦田里的舞台上民谣歌手慢慢地把自己喜欢的歌唱给麦子们听，也唱给我们听——那些或粗犷或深情或虔诚或洒脱的音符，一串串洒落在金黄的麦穗上，麦穗们和我们一样静静地立着，漾着清香，让人感觉到有别于平淡生活的另一种意趣……让人不由得想起海子的那首诗《麦地》：月亮下/有十二只鸟/飞过麦田/有的衔着一颗麦粒/有的则迎风起舞，失口否认/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相聚桌子/睡在我的双肩/麦浪——/天堂的炊烟/摆在田野上……

那个初夏的夜晚，在麦地里听歌，麦芒上散发着月的微光，深深打动我的心。